



## 在非洲过中秋

□刘卫 文/图

那年中秋节前，为开发非洲市场，我和公司的副总老张到乌干达推销商品，没想到，短短的商旅中竟然遭遇到军事政变。

出了机场航站楼，我的老同学王勤和商务高参赞已在那里迎接。由于政局不稳，内战不断，这个东非国家的国力大大地削弱，民不聊生，急需进口产品弥补供应上的不足。

几天里，王勤驾车带我们去考察市场，拜访了当地几家有实力的商号。我们带去的床单、拖鞋、汽灯、梳子、小农具等杂七杂八的商品广受客户的欢迎，如愿地签了一大堆合同。

中秋节当天，商务处准备给我们这些从祖国来的同行开一次小庆功会。他们用当地的大马哈鱼和出产极少的蔬菜做了一顿鱼宴，还拿出了从香港辗转运来的月饼和罐头。厨房外的客厅里，我们观看着中秋节晚会的录像带，望着天空中一轮皎月，吟诵起游子思乡的华美诗篇。

王勤忍不住掏出家人的照片，向我们倾吐了他的思亲之苦。那一刻，驻外工作人员只能给亲人遥寄节日里美好的祝福。聚会散后，我们意犹未尽，久久难以入睡。

没承想，当晚在凌晨三点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阵类似放

鞭炮的脆响，接着是巨大的炮弹爆炸声。

我被惊醒，一骨碌地爬起，推了在床上酣睡的张总。我下意识地去开灯，不好，没电了。正在慌乱中，高参赞和王勤打着手电悉索索地进屋。高参赞低声说：“快，发生了军事政变，马上随着我们到地下室躲躲。”

也真算赶巧了。有人说，一些非洲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如同过节。如果不是亲历，这话我们觉得很夸张。在烛火摇曳的地下室里，大使即时宣布了几条纪律：除非万一，各个机构派出精干人员找机会在外面补充一些水和食品，以备不时之需；另外，将重要的文件和资料带回，在办公室各处散落一些零钱，以免游兵散勇冲进来，失望之余放火烧房，毁坏财物。

局势稍稳定后，大使馆为我们申办了特别通行证，商务处用专车长途跋涉，夹杂在逃离的车流和难民里，冒着零星流弹袭击，躲过沿途各路军队严格盘查，最后我们取道肯尼亚，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那一刻，我们心里变得踏实起来，就觉得有一股暖流涌起。

这是我从商近三十年来最为冒险的经历，也在异国他乡过了一个心有余悸的中秋节。

## 惴惴不安的月饼

□申宝珠 文/图

我将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一天没吃饭。我想不通父亲和母亲感情那么好，母亲生前对父亲不好吗，他就那么急着另娶继母。一边想一边落泪，不时有人敲门，我始终也没有打开房门。

第二天清晨，打开房门，蹲在杳杳的父亲站起来。讨好地说，娟子，吃了再走？母亲去世就三年，父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。我的心忽然很疼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把头别向一边……依然生硬地说，我再也不回来了！

15岁的我真的两个月没回家，在学校的开销都是父亲托人捎来的。8月的时候，姐姐终于小心翼翼地对我说，小妹，咱爸的人明天就来家住。

第一次见继母并没有如我预期的那样——我会十分厌恶她。方方的脸，短短的发，一双眼睛说起话来就眯成一条缝。她带来的孩子，父亲要我喊红姐、小哥哥，我自己也听不见的声音喊

了几声，就朝小屋溜，父亲要喊我，她挥挥手，算了，小孩子。

重新组合的家庭，别别扭扭过了一个礼拜。父亲砖瓦窑打工，哥哥理发店做学徒，姐姐上班，家里只剩下了她的两个孩子和我。有一天，村里突然停电。我在门口溜达，忽然瞅见对门五爷家灯亮了，就忘情地喊，妈，妈，电来了。她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一怔。继而看我的眼神柔和了许多，不似以前的客气与冷漠。其实，我是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。我喊的不是你，我在心里说。

中秋节到了，在城里工作的姐姐捎回来一块月饼——有一只小盘子那么大。在物质匮乏的八十年代初已经相当珍贵了。她把月饼分成四份，一份给砖厂做活的父亲，一份给红姐，一份给小哥哥，另一份给我。没有她自己的。

父亲要等晚上十点多才回来，她要我们先吃。自己坐在不远

## ■中秋特稿

### 母亲是那枚中秋月

□依米 文/图

在微信段子里看到一句话，他说：母亲在，兄弟姐妹是一家人，母亲不在了，兄弟姐妹就是亲戚。是呀，母亲是圆，把我们圈在一起。母亲是点，把我们吸引在一处。母亲是那枚中秋的月亮，照着我们回家的路。

我奶奶说，母亲当年嫁到我们家颇有意思。当年奶奶家里养了几只羊，在县上读高中的我父亲当时是个十足的书呆子，放假回来去坝上放羊，看书过头，就把最小的那只羊羔放丢了。正当奶奶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就见院子的门吱嘎打开，月光下一个穿的很破但眉清目秀的姑娘出现在门前，怀里抱着的正是奶奶家那只小羊羔。姑娘说她随着杂耍团走村串巷表演，挣点口粮。表演结束后在路上就捡到了这只羊羔。她说她不敢抱回杂耍团，大家一定会宰了吃肉的，于是打听了才知道村子里只有你们家养了羊。奶奶一听姑娘虽然出身穷苦，可是心地善良，就试着问她愿意在杂耍团里度日，还是



想有个自己的家安定下来。姑娘在奶奶三言两语中明白了老太太是要给她做媒，羞着脸绞着衣角嗫嚅地说自己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，这辈子都不想再漂泊。于是奶奶就留下了她。在家里住了三年，我父亲高中毕业后，回来在村里教书的第一年，在奶奶的主张下就和地举行了婚礼，后来她就是我的妈妈。多年后父亲说起那一晚，他说那晚的月光像你母亲的眼睛一样有掩饰不住的光华。

母亲嫁进我们家后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一肩挑起，说话透亮，做事麻利，手脚勤快，拿奶奶当亲妈一样伺候，每天给奶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衣服洗得整

洁。院子里养了一群鸡鸭鹅，可是从来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。父亲教学忙，很少插手家务和庄稼地的活，母亲从来不见怨言。每到中秋时，母亲在院子里摆上桌子，放上自己烤制的月饼，再摆上一些水果和采来的野菊花，收音机里放上单田芳的评书，我们吃着月饼看月亮，缠着奶奶讲故事。父亲也会念几句诗，我们几个孩子拍手叫好。父亲就说，咱们家真正风雅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的妈妈。

十年前，父亲一场大病走了，安慰好母亲后，兄弟几个都回到各自的城市。那年中秋的夜里，想念起母亲，于是驱车拉上三弟赶回百里地外的故乡。推开门时，母亲身前的桌子上摆放着六副碗筷和六块月饼，炒好的菜早已失去了温度，母亲小口吃着月饼，不断地回头看着整齐的碗筷，自言自语地叨咕着。三弟扑进母亲怀里嘤嘤地哭泣起来，在此之前的多少个中秋，母亲和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？从此后，每年的中秋，无论多远，回故乡去团圆成了兄弟几个必须的路程。

母亲老了，可我觉得母亲不会老，因为她是月亮呀，我们回家的那条路，她始终照得通亮。

## 跨越海峡的思念

□丁金香 文/图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屈指算来，远在台湾百岁高龄的大舅舅，已有十多年没回来过中秋节了。幸好现在科技发达，我们可以视频聊天，拉拉家常。大舅舅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就这样离开了家乡、离开了爹娘与兄长，从此与亲人天各一方。

大舅舅被强制送往台湾时与上海美女舅妈相遇、相识并相爱，最后在台湾成家立业。1979年邓小平访美国后打开了全新的外交局面，远在台湾的大舅舅



更是归心似箭。1983年中秋前夕，大舅舅以到泰国旅游为名，取道南京，回到家乡金湖寻找亲人。

外公外婆都不敢相信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大儿子，姨妈舅舅奔走相告，家中所有亲友欢聚一堂。因为人人家中贫困，好几家凑了钱为大舅舅办了桌接风酒。大舅舅看看这家，走走那家，都一一记在了心里。在台湾从商多年的大舅舅颇有积蓄，此后每年中秋都会回到家乡与亲友团圆。俗语说：众人挑一好挑，一人挑众难。外婆育有四儿四女，枝枝叶叶盘根错节，大舅舅每年回来都要花上十多万。

记得1998年中秋，大舅舅带全家回来探亲，我第一次邀请大舅舅去我家玩。看到我家的情形，大舅舅、舅妈和表姐都非常难过，没想到我们家条件这么差。赶上农忙时节，大舅舅全家上阵，帮我家收割粮食，然后还告诫表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。

农忙结束后，大舅舅全家要

回台湾，临走时非得带我出去去见见世面。正是国庆期间，大城市的繁华令我大开眼界，表姐和舅妈恨不能把我打扮成金凤凰，我一看价钱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得！即使大舅舅说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的心里不能接受舅舅的馈赠。舅舅离乡背井多少年，创业之艰辛是我想象不到的，我怎么能乱花舅舅的血汗钱。我越是这样，大舅舅对我越照顾，舐犊之情溢于言表。直到临上飞机之时，舅妈才悄悄告诉我，在我家的茶食盘底下压了800美元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再后来，大舅舅每年中秋回来探亲，带回来的钱更多，不仅是亲友，他联系了县委办公室。由负责人牵线，不惜巨资为家乡造桥铺路，大舅舅说：人生于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能为家乡人民做些小事，我非常自豪！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